

嘉泰  
應西  
葉利  
德瑪  
祿寶  
校著

本會  
校  
交友  
論

(附) 二十五言

北平上智編譯館出版

177.  
Kt 2



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出版

合校本 交友論

原著者 利瑪竇

校者 葉德祿

發行者 上智編譯館  
北平西安門黃城根

印刷者 協和印書局  
北平東廠胡同十七號

版權  
所有

(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)

# 合校本交友論序

交友論一卷，或題友論，或題友道論，明泰西利瑪竇爲建安王多燻所作也。書成於萬曆二十三年三月。艾儒略利瑪竇行蹟繫於萬曆戊戌（二十六年）前；四庫提要雜家類存目二謂：「萬曆己亥（二十七年）利瑪竇遊南昌，與建安王論友道，因著是編以獻」；又引王肯堂鬱岡齋筆塵友論序有「稍刪潤著於篇」語，謂：「此書爲肯堂所點竄」者誤也。陳援菴先生曾取筆臨刪潤本與天學初函本對比，謂王氏所刪潤者未必勝於利氏原文。其跋吳漁山與王石谷書云：「書中半我二字甚新，蓋出利瑪竇友論曰：『吾友非他，卽我之半乃第二我也』。王肯堂筆塵錄友論，刪此句，則半我二字不知所云。而四庫提要雜家類存目二謂友論會爲王肯堂所點竄，一若非經點竄，卽不如是者；今友論原文具載天學初函，王肯堂改本亦載鬱岡齋筆塵，試相比勘，未見王所刪爲優而利氏原文爲劣也」。《東方雜誌》二十七卷二號）漁山與石谷書藏日本上野氏有竹齋，內藤虎曾收入清朝名畫譜。

友論據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傳 P. Louis Pfister, s. j. :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

Jésuites de l'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有一五九五（萬曆二十三年）年南昌版，一五九九（萬曆二十七年）年南京版，一六〇三（萬曆三十一年）年北京版，一九一四年神州日報版，及天學初函本，除單刻本外，教外人士翻刻於叢書中者甚衆。民國二十三年，援菴先生爲輔仁大學夏令會講「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」，稿載國立北平圖書館刊八卷二號，有云：「利瑪竇以西說著友論，除單行本外，教外人翻刻者，以予現在所知，有：寶顏堂秘笈、一編筆存、廣百川學海、小窓別紀、山林經濟籍、續說郭、堅瓠秘集、鬱岡齋筆塵等八本，教士著述爲教外人所翻刻者，鮮有若是之衆者也」。今堅瓠秘集不載友論，似係禁教時所刪，余於三十二年輯民元以來天主教史論叢，曾得先生同意，刪堅瓠秘集句，並改「八本」爲「七本」。日本中村久次郎（後改名中山）撰利瑪竇傳，謂日本學者頗有引用友論者，如：藤原明遠之盈進齋隨筆，細川潤次郎之吾園隨筆，新井白石之江關筆談，土岐政孝之學藝叢談；並謂明清兩代叢書收之者有：小窓別紀、山林經濟籍、廣百川學海、堅瓠秘集、寶顏堂秘笈等六種。洪煊蓮先

生「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」載禹貢半月刊五卷三四合期云：「交友論傳本頗多，中山教授在所撰利瑪竇傳中，於單行外，曾數七本，實尙未盡」。又注云：「陳援菴先生從教外典籍所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（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卷八號一）益一紙筆存本，我記得圖書集成交誼典中亦有之」。一紙筆存，管廷芬編，道光間抄本，天津圖書館藏，見沈乾一叢書書目彙編，此陳先生之所本也。圖書集成收友論是矣，然陳先生講稿題，見字上無「所」字，文載圖書館館刊八卷二號，非一號也。

四庫雖不著錄友論，而提要猶云：「其言不甚荒悖，醇駁參半」，並引友論語謂：「此中理之言也」，「此洞悉人情者也」。王肯堂雖稍加刪潤，亦謂：「有味哉其言之也，病懷爲之爽然，勝枚生六發遠矣」！日本藤原明遠引友論語，頗稱嘆之；細川潤次郎引友論語，亦謂：「足補聖經賢傳之所無」。友論見重於中日人士也如此，其影響當時社會倫理道德者，可想見矣。

余於十年前，得讀援菴先生比勘本友論，喜其有助於交友之道，錄爲副本，並以諸叢書本校之，藏諸篋中，久未付梓。客歲方杰人司鐸來長上智編譯館，既以向覺明先生合校本利西泰行蹟行世，知余有友論校本也，謂可公諸同好，遂略加理董以歸之。

顧外籍傳教士直接以中文著書，不煩翻譯，若利氏友論，具見其造詣之深；乃或曰：此其天資過人，有以致之；或曰：其成書必經中國通人如王肯堂者爲之潤色。曰：友論之經王氏刪潤者，未必勝於原文，援菴先生言之詳矣，是則艾儒略行蹟所言：「初時言語未通，苦心學習，按圖畫人物，倩人指點，漸曉語言，旁通文字；至如六經子史等篇，無不盡暢其義，始稍著書，發明聖教」。「苦心學習」四字爲利氏中國文字有成就之關鍵所在也。時至今日，學術傳教之聲浪高唱入雲，而來華教士能用中文著述如利氏者有幾？不精通中國語言文字而能結交士大夫者未之有也。吾於校友論畢，不能無感焉！

民國三十七年聖母月首日嘉應葉德祿序於北平西安門且樓

## 校 例

- 一、以天學初函理編刻本爲主，校以寶顏堂秘笈本，山林經濟籍本，廣百川學海本，說郛續集本，圖書集成本等翻刻本。
- 二、小窗別紀本爲節本，鬱岡齋筆塵本爲刪潤本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雜家存目二所引四則，徐氏筆精引二則亦皆採入。
- 三、寶顏堂秘笈簡作「秘笈」，山林經濟籍簡作「經濟籍」，廣百川學海簡作「廣學海」，說郛續集簡作「續說郛」，圖書集成簡作「集成」，小窗別紀簡作「別紀」，鬱岡齋筆塵簡作「筆塵」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簡作「四庫提要」，徐氏筆精簡作「筆精」。
- 四、鬱岡齋筆塵係刪潤本，故刪改潤色較多之處，不能一一於詞句中加校語者，則將刪潤全文錄於注中。錄全文而不刪改者，亦加注明，以明刪潤本之優劣。
- 五、圖書集成本，凡原注小字雙行者，皆改作大字另行，故祇於第一次原注下說明「下同」外，不再一一注明。



# 合校本交友論

大西利瑪竇著  
嘉應葉德祿校

竇也自最秘笈最作大西航海入中華，仰大明天子之文德，古先王之遺教，卜室嶺表，星霜亦

屢易矣。今年春時，度嶺浮江，抵於金陵，觀上國之光，沾沾自喜，以爲庶幾不負此遊也。遠覽未周，返棹至豫章，停舟南浦，縱目西山，玩奇挹秀，計此地爲至人淵藪也，低回留之不能去。遂舍舟就舍，因而赴見建安王，荷不鄙，許之以長揖賓序，設醴醢甚。王乃移席，握手而言曰：「凡有德行之君子，辱臨吾地，未嘗不請而友且敬之。西秘笈西上有太字邦爲道義之邦，願聞其論友道何如？」竇退而從述曩少所聞，輯成友道一

帙，敬陳於左。祿案：此小引秘笈列在書名前，題曰：「友論引」；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郭、別紀刪。筆塵文前亦有小引，但非刪改原文而成，文曰：「利君遺余交友論一編，有味哉！其言之也！」

病懷爲之爽然，勝枚生七發遠矣！使其素熟於中土語言文字，當不止是，乃稍刪潤著於篇。」

吾友秘笈、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郭、集非他，即我之半筆塵刪「即我」，乃筆塵乃第二我也；故當

視友如己焉。

友之於秘笈、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郭、集成、別紀，於作與。我，雖有二身，二身之內，其心一而已。筆塵改作：「我與彼二身也，二身之內，

其心一而已，夫是謂之友」。

相須相佑，為結友之由。

孝子繼父之所交友，如承別紀無承字受父之產業矣。

筆塵改作：「孝子繼父之友，如繼其產業焉。」

時當平居無事，難指友之真偽，臨難之頃，則友之情顯焉。蓋事急之際：友之真者益近

密；偽者益別紀益作盡疏散矣。

有為之君子，無筆塵無上增苟字異仇，必有善筆塵善改作良友。

原注：「如無異仇以加傲，必有善友以相資。」

筆塵友。原注：「如無異仇以加傲，必有善友以相資。」

交友之先宜察，交別紀無交字友之後宜信。

筆塵改作：「未交之先宜察，既交之後宜信。」

雖智者亦謬計己友，多乎實矣。

原注：「愚人妄自侈口，友似有而還無，智者抑或謬計，友無多而實少。」

友之饋友而望報，非饋也，與市易者等耳。

筆塵改作：「友之饋友而望報焉，非饋也，為市焉耳矣。」

友與仇，如樂與鬧，皆以和否辨之耳；故友以和為本焉。以和，微業長大；以爭，大業

消敗。

原注：「樂以導和，鬧則失和，友（秘笈、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鄂、集成，友下有相字。）和則如樂，仇不和則如鬧。」

在患時，吾惟喜看友之面，然或患或幸，何時友無有益，憂時減憂；欣時增欣。

仇之惡以殘仇，深於友之愛以恩友

筆塵「仇之惡以殘仇，深於友之愛以恩友」改筆塵「衝恨每深於懷恩，記仇常切于思友」。

豈不驗世之弱于

善，強于惡哉！

人事情「人事情」秘笈作「人情」頗秘笈、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莫測筆塵改「人事情頗莫測」爲「人情巨測」友誼難憑，今日

之友，後或變而成仇；今日之仇，亦或變而爲友，可不敬慎乎？

別紀刪今日之仇以下二句。筆塵改：「可不敬慎乎」？

爲：「可不懼乎？可不慎乎」？

徒試之于吾幸際，其友不可恃也。

原注：「脉以又（集成又作左）手驗耳，左手不幸際也」。

既死之友，吾念之無憂

秘笈憂作已

，蓋在時我有之如何

秘笈、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

失，及既亡，念之

如猶在焉。

各人不能全盡各事，故上帝命之交友，以彼此胥助。若使除其道於世者，人類必散壞

也。別紀刪若使以下二句。

可以與竭露發予心，始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爲知己之友也。

德志相似，其友始固。

原注：「彡（集成彡作友）也，雙又耳，彼又我，我又彼」。別紀刪小注。

正友不常順友，亦不常逆友。有理者順之；無理者逆之；故直言獨爲友之責矣。

交友如醫疾然，醫者筆塵刪者字誠愛病者，必惡其病也。彼以救集成救作掇病之故，傷其體，苦其

口，醫者筆塵刪者字不忍病者之身，友者宜忍友之惡乎？諫之諫之，何恤其耳之逆，何畏其

額之蹙？

友之譽及筆塵刪及字仇之訕，並筆塵並改作皆不可盡信焉。

友者於友，處處時時，一而已。誠無近遠內外面背，異言異情也。

友人無所善我，與仇人無所害我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郭、集成，無我字。等焉。筆塵改作：「友之無所以善我，與仇之無所以害我等耳。」

友者過譽之害，較仇者過訾之害尤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郭、集成，尤作猶。集成作尤。大焉。「較仇者過訾之害尤大焉。」四庫提要作：「大於仇者過訾之害。」

原注：「友人譽我，我或（筆塵或改作必）因而自矜，仇人訾我，我或因而加謹。」別紀刪小注。

視財勢友人者，其財勢亡即退而離焉。謂既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郭、集成，既作此。不見其初友之所以然，則

友之情遂渙也。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郭、集成，也作矣。

友之定，於我之不定事試之，可見矣。祿案：筆塵錄此條，未加刪改。

爾為吾之真友：則愛我以情，不愛我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郭，無我字。以物也。

交友使獨知利己，不復顧益其友，是商賈之人耳，不可謂友也。原注：「小人交友如放賬，（集成賬作帳）惟計利幾何？」別紀刪小注。

友之物，皆與共。

交友之貴賤，在所交之意耳。特據德相友者，今世得幾雙乎？

友之所宜相宥，有限。原注：「友或負（集成負作有）罪，惟小可容，友如犯義，必大乃棄。」

友之樂多於義，不可久友也。

忍友之惡，便以他惡為己惡焉。

我所能為，不必望友代為之。祿案：筆塵錄此條，未加刪改。

友者古之尊名，今出之以售筆塵售，比之於貨筆塵貨，惜哉！作賄

友於昆倫邇，故友相呼謂兄，而善於兄弟為友。

友之益世也，大乎財焉。無人秘笈人愛財為財，而有愛友特為友耳。祿案：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郭、集成，此條不另提行

分條，似係因明刊秘笈十八字一行，前條恰滿一行，行末無斷條記號，故覆刊者，誤並為一條。

今也友既沒言，而諂諛者為佞，則惟存仇人，以我聞真語矣。

設令我或被害於友，非但集成但恨己害，乃滋恨其害自友發矣。

多有筆塵刪密友，便筆塵便無密友也。四庫提要刪也字，筆塵也作矣。

友之道甚廣闊，雖至下品之人，以盜為事，亦必以結友為黨，方能行其事焉。筆塵改作：「友之道廣矣，

雖至不肖如盜，非友不能行焉。」

如我恒幸無禍，豈識友之真否哉？

筆塵改作：「吾幸而終身無禍患，則終身不識友之真偽矣」。祿案：秘笈、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鄂、集成，此條在「友之道」條前。

視友如己者筆塵刪者字

，則遐者邇，弱者強，患者幸筆塵刪者幸三字，病者愈。何必多言耶？

筆塵耶改作哉死者

猶生也。

我筆塵我改作吾

有二友，相訟於前

筆塵「相訟於前」改作：「訟於吾前」。

我不欲為之聽

集成無判聽字

，筆塵「我不欲為之聽判」改作：「吾不欲聽而判之」。

恐一以我為仇也。

筆塵我改作吾

有二仇，相訟於前

筆塵「相訟以前」改作：「訟於吾前」。

我猶可

秘笈、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鄂、集成，

猶可作

為之聽

秘笈、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鄂、聽字空白。集成無聽字。

判

筆塵「我猶可為之聽判」改作：「吾猶可聽而判之」。

必一以我為友也。

信于仇者，猶不可失，況于友者哉？信于友，不足言矣。

集成于均作於友之職，至於義而止焉。

祿案：筆塵錄此條，未加刪改。

如友寡也，予寡有喜，亦寡有憂焉。

故友為美友，不可棄之也。無故以新易舊，不久即悔。

既友，每事可同議定，然先須議定友。

祿案：以上兩條，集成不另行並作一條。

友於親，惟此長焉。親能無相愛親友者否？蓋親無愛親，親倫猶在。除愛乎友，其友理

焉存乎？

獨有友之業能起。

友友之友，仇友之仇，爲厚友也。筆塵「爲厚友也」改作：「是爲厚友」。原注：「吾友必仁，則知愛人知惡人，故我據之」。別紀刪小注。

不扶友之急，則臨急無助者。祿案：筆塵錄此條，未加刪改。

俗友者，同而樂多於悅，別而留憂；義友者，聚而悅多於樂，散而無愧。

我能防備他人，友者安防之乎？聊疑友，即大犯友之道矣。

上帝給人雙目雙耳，集成「雙目雙耳」作「雙耳雙目」雙手雙足，欲兩友相助，方爲事有成矣。筆塵改作：「天子不以耳目手足，無

不兩而成身者，苟非兩友相助，事何由成乎？」別紀刪：「方爲事有成矣」六字。原注：「友字古篆作爰，（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郭、集成，爰作爰），即兩手也，可有而不可無，（筆塵刪「可有而不可無」六字）朋字古

篆作羽（筆塵羽作翳）即兩刁也。（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郭、集成，刁作羽也）。鳥備之方能飛（筆塵「鳥備之方能飛」改作：「人兩手始能握，鳥兩翼始能飛」）古賢者視（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郭，視作愧）朋友

（筆塵刪友字）豈不如是耶？（筆塵刪耶字。）別紀刪小注。

天下無友，則無樂焉。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郭、集成，焉作也。

以詐待友，初若可以籠人，久而詐露；反爲友厭薄矣！以誠待友，初惟自盡其心；久而

誠孚，益爲友敬服矣！

我先貧賤而後富貴，則舊交不可棄，而新者，或以勢利相依；我先秘笈明刊本我先二字小字平排富貴而後

貧賤，則舊交不可恃，而新者，或以道義相合。友先貧賤而後富貴，我當察其情，恐

我欲親友，而友或疏我也；友先富貴而後貧賤，我當加其敬，恐友防我疎，而我遂自處於疎也。

夫時何時乎？順語生友，直言生怨。

視其人之友如林，則知其德之盛；視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

筆精刪「如晨星」三字

，則知其德之薄。

祿案

鹽錄此條，未加刪改。

君子之交友難，小人之交友易。難合者難散，易合者易散也。

平時交友，一旦臨小利害，遂爲仇敵，由其交之未出於正也；交既正，則利可分，害可

共矣。

我榮時，請而方來；患時，不請而自來；夫友哉！

筆鹽改作：「吾榮時，招之始來；吾患時，不招自來；真友哉！」

世間之物，多各而無用，同而始有益也。人豈獨不如此

筆鹽此改作是

耶？

良友相交之味，失之後，愈可知覺矣！

居染塵而押染人，近染色，難免無污穢其身矣。交友惡人，恒聽視其醜事，必習之

集成習下無之

字

而浼本心焉。

祿案：別紀「交友惡人」以下另行分作二條。

吾隅候遇賢友，雖僅一抵掌而別，未嘗少無裨補，以洽吾爲善之志也。

交友之旨無他，在彼善長於我，則我效習之；我善長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於彼，則我教化

之：是學而即教，教而即學，兩者互資矣。如彼善不足以效習，彼不善不可以變動，

何殊盡日相與遊謔，而徒費陰影乎哉？筆塵改作：「交友之旨無他，彼有善長於我，則我效之；我有善長於彼，則我教之：是學即教，教即學，互相資矣。向

使得善不足以效，彼善不足以教，其與羣嬉以謔，而糜駒隙者，何以異哉？」原注：「無益之友，乃偷時之盜，偷時之損，甚於偷財，財可復積，時則否」。筆塵刪此注。

使或人未篤信斯道，且修德尙危，出好入醜，心戰未決，於以剖釋其疑，安培其德，而

救其將墜，計莫過於交善友，蓋吾所數聞，所數覩，漸透於膺，豁然開悟，誠若活法

歡秘笈、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，勸，責吾於善也。嚴哉君子！嚴哉君子！時雖言語未及，怒色

加，亦有德威，以阻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不善之爲與。筆塵改作：「有人於此，信道未篤，執德未

培其德，而援將墜，計莫過於交善友。蓋吾所數聞，所數見，漸透於膺，豁然開悟，如行霧露之中，能免沾濡乎？嚴哉君子！嚴哉君子！時雖言語未及，聲色未加，亦有德威以潛沮其邪心，而消其戾氣矣」。

爾不得用我爲友，而均爲嫵媚者。

友者相褒之禮，易施也。夫相忍，友乃難矣。然大都友之皆感稱己之譽，而忘忍己者之

德。何歟？一顯我長；一顯我短故耳。

一人秘笈、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不相愛，則耦不爲友。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鄂，友作及。

臨當用之時，俄識其非友也。愍矣！

務來新友，戒毋集成母作無誼舊者。

友也筆墨也下加一者字為貧之財，為弱之力，為病之藥焉。祿案：筆墨此條，在「國家可無武庫」條後。別紀則列最後一條。

國家可無財筆墨財改作武庫，而不可無友也。筆墨刪也字。祿案：此條在「世無友」條後。

仇之饋，不如友之棒也。

世無友，如天無日，如身筆墨：「如身」改作「人」。無目矣。祿案：筆墨此條，在「國家可無武庫」條前。

友者，既久尋之，既少得之，既難存之；或離于眼，即念之于心焉。

知友之益，凡出門會人，必圖致交一新友，然後回家矣。筆墨改作：「知友之益者，凡出門，必獲一新友而後歸，而後不為徒出也」。

祿案：筆墨此條在「有二人同行者」條後。

諂諛友，非友，乃儉者；儉其名而僭之耳。

吾福祉秘笈作祉。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郭、集成，作祉。所致友，必吾災禍避之。

友既結成，則戒一相斷友情；情一斷，可以姑相著，而難復全矣。玉器有所黏，惡于

觀，易散也，而寡有用耶？

醫士之意，以苦藥瘳人病；諂友之向，以甘言干人財。秘笈、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郭，干人財作長人愆。不能友己，

何以友人？

智者欲離浮友，且漸而違之，非速而絕之。

欲與秘笈、經濟籍、廣學海續說邪、集成，與作以。衆人交友，則繁焉。余竟無冤仇，則足已。

彼非友信爾，爾不得而欺之，欺之至惡之之效也。

永德，永友之美餌矣。凡物無不以時久，爲人所厭；惟德彌久，彌感人情也。德在仇人，猶可愛，況在友者歟？

歷山王原注：「大西域（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）邪、集成，域作城。」古總王。值事急，躬入大陣，時有弼臣止之曰：「事險若斯，

陛下安以免身乎？」王曰：「汝免我于詐友，且顯仇也，自乃能防之。」

歷山王，亦翼集成翼交友賢士，名爲善諾，先使人奉之以數萬金，善諾怫集成怫而曰：「王

賜吾以茲，意吾何人耶？」使者曰：「否也，王知夫子爲至廉，是奉之耳。」曰：「然則

當容我爲廉已矣。」而麀之不受。史斷之曰：「王者欲買士之友，而士者毋賣之。」筆圖改作

「歷山王（注作太古總城王）求友賢士善諾，而使人先之以幣爲金萬鎰，善諾粲然曰：「此何爲而至我，王以我爲何人哉？」使者曰：「不也，王知夫子廉，故以此爲夫子壽。」善諾曰：「然則當容我爲廉已矣。」而

麀之不受。於是國人爲之語曰：「王以重貨購士爲友，而士弗售也。」

歷山王未得總位秘笈、經濟籍、廣學海續說邪、集成，位作值。時，無國庫，凡獲財，厚頒給與人也。有敵國王經濟籍、

廣學海、續說郭，王字  
空白。集成無王字。

富盛，惟事務充  
續說郭，充作克。庫，譏之曰：「足下之庫，在於何處」？曰：「在於友心也」。

昔年有善待友而豐惠之，將盡本家產也。傍人或問之曰：「財物畢與友，何留於己乎」？

對曰：「惠友之味也」。

原注：「別傳，對曰：『留惠友之冀也。意俚（秘笈俚作似。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郭、集成，俚作傀。）異而均美焉（集成美下無焉字）』」。

古有二人同行，一極富，一極貧。或曰：「二人為友至密矣」。

筆精無聞  
之筆精無聞曰：「既然，何以集成無一為富者，一為貧者哉？」

四庫提要省作：「二人為友，不應一富一貧」。筆塵改作：「有二人同行者，一富而一貧，或曰：『此兩人者為友至密矣』。寶法德曰：『審爾，何為一富而一貧哉』」？原注：「言友之物皆與共也」。別紀、筆塵刪「寶法德」及「者哉」下小注。

昔有人求其友以非義事，而不見與之，曰：「苟爾不與我所求，何復用爾友乎」？彼曰：「苟爾求我以非義別紀無事，何復用爾友乎」？

筆塵改作：「有以非義事求諸友，而友弗從，其人曰：『爾弗從我所求，何復用爾友乎』？友曰：『爾以非義事求我，何復用爾友乎』」？

西土之一先王，曾交友一士，而腆養之於都中，以其為至秘笈、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郭、集成，至作智。賢者，日曠

弗見陳諫，即辭之曰：「朕乃人也，不能無過，汝莫見之，則非智士也；見而弗秘笈、經濟

弗見陳諫，即辭之曰：「朕乃人也，不能無過，汝莫見之，則非智士也；見而弗

弗見陳諫，即辭之曰：「朕乃人也，不能無過，汝莫見之，則非智士也；見而弗

弗見陳諫，即辭之曰：「朕乃人也，不能無過，汝莫見之，則非智士也；見而弗

弗見陳諫，即辭之曰：「朕乃人也，不能無過，汝莫見之，則非智士也；見而弗

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郭、集成，弗作非。諫，則非賢友也。先王弗集成弗作勿見諫過且如此，使值近時文飾過者，

當何如？

是的亞原注：「是（筆塵刪是字）北方國名」。俗，獨多得友筆塵「多得友」改作「得友多」者，稱之謂筆塵謂改作爲富也。

客力所原注：「西國王名（集成作西王國名）」以匹夫得大國，有賢人筆塵人改作者問得國之所行大旨，筆塵「得國之所行大旨」改作：「其何

以得秘笈「旨答」二字作小字中列。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郭，「旨答」二字，作小字平排。曰：「惠我友，報我仇」。賢筆塵賢下增一者字曰：

「不如惠友而用恩，俾筆塵俾改作致仇爲友也。」

墨臥皮原注：「古聞士（秘笈、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郭、集成，士作上。筆塵改作古之聞士。）者」。折開大筆塵改開大二字作安石榴，或人筆塵刪人字問之曰：

「夫子，何物願獲，如其子之多耶？」曰：「忠友也」。祕案：集成此條下注云：「友論乃西域文法，辭多費解」。

萬曆二十三年歲次乙未三月望日經濟籍、廣學海、續說郭，刪此行。秘笈望日下有：「大西域山人利瑪竇集」九字。

## 附錄

## 大西域利公友論序

昔周家積德累仁，光被四表，以致越裳肅慎，重譯來獻。周文公讓而不居，曰：「正朔不加，未敢臣畜」。于是以賓禮賓之，而周官王會，著在史冊。自時厥後，漢通漠嶺，唐聘海邦，雖亦殊域竝至，德感鮮稱，故庭實則繁，而論著罔列。洪惟我大明中天，冠絕百代，神聖繼起，德覆無疆。以致遐方頌德，如利公者，慕化來款，匪希聞達，願列編氓，誦聖謨，遵王度，受冠帶，祠春秋。躬守身之行，以踐真修；申敬事天之旨，以裨正學。卽楚材希憲，未得與利公同日語也。萬曆己丑，不佞南遊羅浮，因訪司馬節齋劉公，與利公遇于端州，目擊之頃，已灑然異之矣！及司馬公徙公于韶，予適過曹谿，又與公遇，于是從公講象數之學，凡兩年而別。別公六年所，而公益北學中國。抵豫章，撫臺仲鶴陸公留之，駐南昌。暇與建安郡王殿下論及友道，著成一編，公舉以示不佞，俾爲一言弁之。予思楛矢白雉，非關名理，而古先哲王，猶頒示之，以昭明德。今利公其彌天之資，匪徒來賓服，習聖化，以我華文，譯彼師授，此心此理，若合契符。籍有錄之，以備陳風采謠之獻，其爲國之瑞，不更在楛矢白雉百累之上哉！至其論義精粹中自具足，無俟拈出矣。然于公特百分一耳。或有如房相國融等爲筆授其性命理數之說，勒成一家，藏之通國，副在名山，使萬世而下，有知其解者，未必非昭事上天之準的也。萬曆己亥正月穀旦友人瞿汝夔序

## 刻交友論序

西秦子間關八萬里，東遊於中國，爲交友也。其悟交道也深，故其相求也切，相與也篤，而論交道獨詳。嗟夫！友之所繫大矣哉！君臣不得不義，父子不得不親，夫婦不得不別，長幼不得不序，是烏可無交？夫交非汎汎，然相讓洽，相施報而已。相比相益，相矯相成，根於其中之不容已，而極於其終之不可解，乃稱爲交。世未有我以面，而友以心者；亦未有我以心，而友以面者。烏有友聲，人有友生；烏無僞也，而人容僞乎哉？京不敏，蚤溺鉛

槩，末遑負笈求友，壯遊東西南北，乃因王事，敦友誼，視西秦子迢遙山海，以交友爲務，殊有餘愧！爰有味乎其論，而益信東海西海，此心此理同也。付之劄劄，冀觀者知京重交道，勿忍見棄。卽顏未承，詞未接，願以神交。如陽燧向日，方諸向月，水火相應以生，京何敢忘德？交友論凡百章，藉以爲求友之贊。明萬曆辛丑春正月人日，盱眙馮應京敬書于楚臬司之明德堂。

### 友論小叙

伸者爲神，屈者爲鬼，君、臣、父、子、夫、婦、兄、弟者，莊事者也。人之精神，屈於君、臣、父、子、夫、婦、兄、弟，而伸於朋友。如：春行花內，風雷行元氣內。四倫非朋友不能彌縫，不意西海人利先生乃見此。利先生精於天地人三才圖，其學惟事天主爲教，凡震且浮屠老子之學勿道也。夫天孰能舍人哉？人則朋友，其最耦也。櫛李朱銘常於交道有古人風，刻此書真可補朱穆劉孝標之未備。吾曹宜各置一通於座隅，以告世之烏合之交者。

仲醇陳繼儒題

### 友論題詞

蓋自陳雷蔑聞，而公叔絕交，始有激論。以予所視利山人集友之益，大哉！胡言絕也，班荆傾蓋，結帶之歡，詎惟是昔人有之，管鮑慶廉，迄于今日，此誼故多烈云。少陵詩曰：「翻手作雲覆手雨；紛紛輕薄何須數？」殆卽伐木乾饑之刺，用以示誠則可，倘執五交三疊，而概謂四道，終不可幾于世也。當不其然？

丁未新秋日朱廷策銘常父題于寶書閣

### 交友

利瑪竇歐邏巴人也。著天主實義，人傳誦之。而交友論尤切中人情。有云：「古有二人同行，一極富，一極

貧。或曰：「二人爲友至密矣。」竇法德（古之名賢）曰：「既然，何一爲富者，一爲貧者哉？」言友之物，皆與共也。」又云：「視其人之友如林，則知其德之盛；視其人之友落落，則知其德之薄。」（徐氏筆精卷八）

###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雜家類存目二

交友論一卷，明利瑪竇撰。萬曆己亥，利瑪竇遊南昌，與建安王論友道，因著是編以獻。其言不甚荒悖，然多爲利害而言，醇駁參半。如云：「友者過譽之害，大於仇者過訾之害。」此中理者也。又云：「多有密友，便無密友。」此洞悉物情者也。至云：「視其人之友如林，則知其德之盛；視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，則知其德之薄。」是導天下以濫交矣。又云：「二人爲友，不應一富一貧。」是止知有通財之義，而不知古禮惟小功同財，不概諸朋友。一相友而卽同財，是使富者愛無差等，而貧者且以利合，又豈中庸之道乎？王肯堂鬱岡齋筆塵曰：「利君遺余交友論一編，有味哉其言之也！使其素熟於中土語言文字，當不止是。乃稍稍潤著於篇。」則此書爲肯堂所點竄矣。

# 附：二十五言

利瑪竇原著本

見天學初函理編

物有在我者，有不在我者，欲也、志也、勉也、避也等，我事，皆在我矣；財也、爵也、名也、壽也等，非我事，皆不在我矣。在我也者易持，不在我也者難致。假以他物爲己物，以己物爲他物，必且倍情，必且拂性，必且怨咎世人，又及天主也。若以己爲己，以他爲他，則氣平身泰，無所牴牾，無冤無怨，自無害也。是故凡有妄想萌於中，爾即察其何事，若是在我者，即曰：「吾欲祥則靡不祥，何亟焉！」若是不在我者，便曰：「於我無關矣。」欲之期，期於得其所也；避之期，期於不遇其所避也。故不得其所欲，謂不幸焉；遇其所避，謂患焉。籍令吾所欲得，惟欲得其所得之在我耳；吾所避，惟避其所不遇之在我耳；則豈有不幸而稍爲患哉？爾冀榮祿安佚修壽，爾畏貧賤天病死喪，固不免時不幸而屢患也。

彼恒被遇富顯，以儼具宴飲之，以繒帛贈遺之，爾不得焉，勿以爲意也，何也？彼所爲，爾弗爲之，則彼所得，爾宜勿得之矣。彼以順媚，以諂諛，得斯耳，爾不欲順媚諂諛，而復欲併得斯，無乃悖乎？不予其價，能取其物乎？如經過市中，有買蔬者與若干錢，而爾否也，爾豈妬買之者，而以爲得多乎爾耶？彼携蔬而去，爾存未費錢而往，則同矣，富顯者無儼宴無繒帛予爾，無他焉，惟爾無儼宴繒帛之價與之耳。彼以順以譽，皆價也，爾如欲貨，則勿惜價矣。然而我代儼宴繒帛者，獲何物歟？不阿順，不苟譽，存直善忠於己，則贍矣。

適遇難事，縱非所願，又非我所能避焉，是在用智以善處之。士之行世，譬如博賽之精者然，值勝數而勝，夫人之所能也，值不勝之數而善運之以使勝，是以智易其不勝之數也。

有傳於爾曰：「某嘗爾，指爾某過失。」爾曰：「我猶有別大罪惡，某人所未及知，使知之，何嘗我止此歟？」

認己之大罪惡，固不暇辯其指他過失者矣。芳齋，西邦聖人也，居恒謂己曰：「吾，世人之至惡者也。」門人或疑而問之曰：「夫子嘗言，僞語縱微小，而君子俱弗爲之，豈惟以謙己可僞乎？夫世有害殺人者，有偷盜者，有奸淫者，夫子固所未爲，胡乃稱己如此耶？」曰：「吾無謙也，乃實言也。被害殺、偷盜、奸淫諸輩，苟得天主祐引之如我，苟得人誨助之如我，其德必盛於我也，則我惡豈非甚於彼？」聖人自居于是，余敢自誇無過失而辯營者乎？

倘有受益於物而愛之，爾亟思夫何物類也，從輕而暨重焉。愛甌耳，曰：「吾愛瓦器，」則碎而不足悼矣！愛妻子，曰：「吾愛人者，」則死而不足慟矣。瓦者毀，人者喪，常事難勉焉。

欲安靜其心，當先舍俗慮，俗慮曰：「我不汲汲於營貲，恐卒無以望吾腹矣；不恒怒，則孥僕不爲良矣。吾意寧甘心死於飢餓也，無寧憊心生於豐饌也；寧孥僕爲不良也，無寧我爲不肖子也。」試言其小者，如忽瀉燈油，破襪子，且禁其駭怒，默詢於己曰：「心之安靜貴耶？天下貴也？」心之安靜貴無疑矣。今何不以油一勺，以瓦一片，買此安靜心乎？所得之貴如此，損價之賤如彼，何惜耶？又爾呼兒童，兒童不應，彼或未聞爾聲耳，或已聞而有所避命耳。雖然，爾豈宜因他心之忤卽怒亂而挫損本心哉？

人凡立志修學，卽當預思必有指議我者，如見端立拱揖，必且曰：「此矜容也。」如見周旋中禮，必且曰：「此色莊也。」咸指曰：「夫夫也，從何處忽發聖者耶？」今吾爲學，惟斯不矜容，不色莊，而卓然自立，儼如承上帝之命，列於行伍，而不敢有尺寸之失焉。此則始也，指議之者自心服其實脩，且起敬自悔其議矣。若不然，一因指議而驟自退屈，不將爲人所重笑乎？先笑我進，後笑我退也。

物之奇異，爾毋傲而誇也。若馬自傲，而曰：「我乃良馬也，」則已；爾傲而曰：「我有良馬，」不面赧代畜而傲乎？爾非馬也，但獲馬之用耳已。吾克以道義用物，是我事也，而傲猶不可，況矜夫不在我者耶？

物無非假也，則母言已失之，惟言已還之耳。妻死，則已還之；兒女死，則已還之；田地被攘奪，不亦還之乎？彼攘奪者固惡也，然有主之者矣。譬如原主使人索所假之物，吾豈論其使者之善歟？惡歟？但物在我手際，則

須存護之如他人物焉。

嘗有所遇諸不美事，爾卽諦思何以應之：如遇惡事，君子必有善以應，遇勞事以力應，遇賈賄事以廉應，遇怨謗事以忍應，猶以鈇鉞加我，我設干盾以備之，又何懼乎？

爾在世界中，宜視己如作客然。宴飲列席，僕具厚薄，由乎主人，爾毋責望行炙之人；以次當及爾，爾徐徐寡取之。行過弗及爾，爾毋援之；行而未至爾，爾毋迎之；爾能于所服御如此，于妻子如此，于財貨如此，于權勢如此，則爾爲天主所客，宴諸天上矣。使如行炙人之及爾厚爾，而爾無與焉，爾已天上客，豈猶爲乃世人耶？

夫仁之大端，在于恭愛上帝，上帝者，生物原始，宰物本主也。仁者信其實有，又信其至善，而無少差謬，是以一聽所命，而無俟強勉焉。知順命而行，斯之謂智。夫命也，我善順之則已，否則卽束縛我，如牛羊而牽就之。試觀宇宙中，孰有勇力，能抗違后帝命，而遂己願者乎？如以外物得失爲禍福，以外至榮辱爲吉凶，或遭所不欲得，或不遭所欲得，因而不順命，甚且怨命，是皆失仁之大端者也。何也？凡有生之物，皆趨利避害，而并怨其害己之緣者也。不能以受害爲悅，必不能以損己爲喜，父子之恩而至於相殘，無他，謂其親不遂其所欲得也。衛輿子也，蒯瞶父也，子而拒父，正以君國爲福爲吉焉耳。彼農夫之怨歲也，商賈之怨時也，死喪者怨天也，亦猶是也，是俱以外利失其內仁也。君子獨以在我者，度榮辱，卜吉凶，而輕其在外，於所欲值欲避，一視義之宜與否，雖顛沛之際，而事上帝之全禮，無須臾間也。

天下難事，執有兩柄，一可執，一不可執，試如父兄之欲害其子弟也，曰：「害人之事，」是乃不可執之柄，則難舉之矣。曰：「父兄也，」是乃可執之柄，則舉之矣。然則父兄不善，欲害子弟也，子弟不可怨矣，雖有父兄不善，造物者以我屬焉，豈容我擇其善否呼？

若或取樂之淫想，形於心，汝先勤戒勿被其取焉。後退而念，取樂之際，自污自醜一時；取樂之畢，自悔自責一時；終則思曰：「如此非樂，何不捨之，而獨樂潔己正樂哉？使我尅樂，善乎？使樂尅我，善乎？寧不思取歎之頃瞬息，而遺長痛于膺中乎哉？」若斯，必慾心自消，道心大長，而神樂於爾生矣。

爾觀受爵祿者，得安逸者，有聲望者，勿萌妄想，謂彼獲真福而果幸也。真福也者，在於我所欲得，即由我得之，不在於得其所不由我者也，彼皆不由我者，從外而來，誰言其得之在我乎？爾不願爲富貴，有聞名，第願有德而爲正人之道，莫如賤視凡物不由我也。夫不肖者，竟不由己懼害望利也，而皆由他人焉，君子一一責諸己耳，而恒曰：「彼能死我也，不能害我矣；彼能富我也，不能利我矣。」

進德之兆，多默少言，言而不言酒之旨，殺之美，不訕人，少譽人，不訴己之長。聽己之譽，則默笑譽之者；聽己之訾，則不辯訾之者，卒防備己，如仇如寇焉。

人生世間，如俳優在戲場上，所爲俗業，如搬演雜劇，諸帝王、公卿、大夫、士庶、奴隸、后妃、婦婢，皆一時粧飾者耳，則其所衣，衣非其衣，所逢利害，不及其躬，搬演既畢，解去粧飾，則漫然不相關矣。故俳優不以分位高卑長短爲憂喜也，惟扮其所承脚色，則雖乞丐，亦當真切爲之，以稱主人之意焉。分位全在他，充位乃在我，務形上之工夫。

如多飲多食，多眠多色，是賤丈夫之效也。夫大丈夫之誠意，惟在神心耳已。彼形事，若恥之焉，但無如之何，姑輕事之耳。我身譬則驢也，而神心譬則子也，養驢，則整其羸，厚其飲食，華其羈絡，飾其鞍轡，而令己獨子，穢也，餒也，凍也，瘁於途中，夫賤丈夫乎？嗚呼！今世之賤丈夫盈街，而人莫之惜也。

欲知性之正，當觀人與己不殊事試之。如他僕乍壞瓶子，爾必曰：「常事也，不可忿，」則可知爾瓶子壞，非怪也。自微推巨，他妻子死，無不識曰：「命也、數也，」倘己所愛而死，則遽傷神號泣。嗚乎！嗚乎！哀兮！哀兮！盡年不已，胡不記曩爲他人言乎？爾恚兒童者嬉，則愚也，乃欲弱非弱矣；譴奴僕者情，則愚也，乃欲驚非驚矣；欲子不死，亦愚也，乃欲人非人矣。

踰分之任，智者母負，負所不能任者，並失其所能任者焉。爾或爲虜賣爾身爲奴，何等羞慚憤恨？爾將自己心役役於物，束縛苦楚，而乃熙熙乎哉？

有人通易善解，輒以做人，或自誇其能，爾聞之默曰：「使伏羲氏明著性命之理，不以卦爻蘊蓄其旨，此人將

無以自誇詡焉。一然有人欲學儒，則慕性命之理，心將明之，身將行之。且稽古中國先進，孰善說性命？願聞其人，莫如文王、周公、仲尼，其說莫辨于易，即取易讀之，讀之未達，即詢能解之者而窮叩之，止于是，其所事無貴矣；既解達，而能力行，是乃貴焉。如徒誦其文，而揚其微義，是圖爲儒，而成優伶乎？惟用易代樂府耳！夫見人從我求易之講，當愈恥己之不能行其言也，况傲誇乎哉？

交於小人，爾慎戒賊心，如行路戒踏釘失足焉。相互於穢物，無不自浼也，故避譚淫事者，汝或有道，以移易其譚以潔論也；否則以面之紅，且現已弗悅聽之。有毀謗爾，爾想彼以是意，爲其自所當爲也，人各有意，孰能皆與爾翕歟？然其狀惟自誤自妄耳，於爾初無關矣。譬有人疑我曾婚，而我未婚，彼昧也，於我曷傷乎？則方遇忤逆者，爾則曰：「彼以是意爲其自所當爲，」一則無詫異，而不加嗔于人也。昔吾鄉有三善士坐道旁，忽被無道人謔誦極甚，其一士竟不動心，一驪然喜，一憂而泣焉。心不動忿者，乃心已定，無以外爲累也；喜者，乃思己或有愆，則喜人之知而我責也；憂而泣者，乃視其言己之罪，矜而哀之也。噫嘻！吾儕陋焉，凡遇受辱之患，苟免報復之戾，且幸矣，孰暇憐其辱我之罪耶？以人德裨己行，常聞焉，以人惡增己德，尙矣夫？

君子毋自伐，自伐也者，無實矣。爾在學士之間，少譚學術，只以身踐之可也。若同在筵，不須評論賢者在筵何如，惟飲食如賢者而已。從衆之情，於形有利，而於心有傷，賢者不以形之苟樂，陷心于難洗之恥也。評論德行，宜讓齒爵之尊，躬行道德，無可讓者。人愈謙，愈爭先也。設因誤有譏爾曰無知，而爾喜之，爾學已有符矣。蓋羊之示飽，非哇草之謂也，長戒充酪，而牧已知矣。

學之要處，第一在乎作用，若行事之不爲非也；第二在乎討論，以徵非之不可爲也；第三在乎明辯是非也，則第三所以爲第二，第二所以爲第一，所宜爲主，爲止極，乃在第一耳。我曹反焉，終身泥濡乎第三，而莫顧其第一矣。所爲悉非也，而口譚非之不可爲，高聲滿堂，妙議滿篇。
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雜家類存目二

二十五言一卷，明利瑪竇撰。西洋人之入中國，自利瑪竇始，西洋教法傳中國，亦自此二十五條始。大旨多剽竊釋氏而文詞尤拙，蓋西方之教，惟有佛書，歐邏巴人取其意而變幻之，猶未能甚離其本；厥後既入中國，習見儒書，則因緣假借以文其說，乃漸至蔓衍支離不可究詰，自以爲超出三教上矣。附存其目，庶可知彼教之初，所見不過如是也。

右四庫提要語，錄之以見清初反對天教者之議論。德祿附識。